

图片故事



“铁匠叔叔”

□侯海霞 文/图

三叔曾是村子里有名的铁匠。别人称呼他时不喊名字，而是直呼他“铁匠”。我年幼时不懂事，也跟着别人唤他“铁匠叔叔”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那些年无论寒暑，三叔都打着赤膊，胸前系着被火星烫出无数个洞眼的皮围裙。他性子急躁，时常竖着眉、瞪着眼，像炉子里烧红的铁一样，让人又敬又畏。

俗话说，世上有三苦：撑船、打铁、磨豆腐。打铁不仅需要身板硬，还需要力量、胆量和吃苦精神。听说当年和三叔一起去铁匠铺当学徒的有好几个人，其中有人高马大、膀阔腰粗的，也有像罗汉般壮实、一身腱子肉的，但最后出师并自立门户的，只有个子不高、身板单薄的三叔。

三叔的铁匠铺紧贴路面，村民们路过时常会收住脚，进去看会儿打铁，扯会儿闲话。孩子们会争着拉风箱，嘻嘻哈哈地闹。任由一屋子的欢腾，三叔都是极少说话的。他沉着脸、埋着头，目光锁定在锻造的铁器上，专注地打铁。

当铁块在火炉里烧得通红时，三叔左手握铁钳，右手握小

锤，迅速地把铁块夹出来放在铁砧上，利落地落下第一锤。他的小锤敲到哪，徒弟的大锤便打到哪。小锤落下有轻和重，轻则暗示大锤轻打，重则提醒大锤重打。打铁时，锤落如雨，火花四溅，场面煞是好看。“叮叮当当”的打铁声如同交响乐，轻重缓急交错得很有节奏感。但这节奏有时会戛然而止。

在那几秒的安静里，三叔一改平时的沉默，竖起眉、瞪大眼，冲徒弟怒吼一嗓子。那是因为徒弟走神，打偏了地方。“炉中生造化，锤下定乾坤。”这是三叔常训导徒弟的话。打铁不能大意，更不能偷懒，必须锤锤都到，不然打出来的铁器有夹层，或是中间起泡，都会沦为废品。

三叔带徒弟是严厉认真的，他的手艺也是大家啧啧称赞的。他打的菜刀背厚身薄，刀刃锋利，发丝放上去，吹一口气便立马断成两截。他打的镰刀，割麦子时不费一点力，放上两年也不生锈。远近村子里的人都找上门来，请三叔打上几件铁器。时常我半夜醒来时，还能听到铁匠铺里热闹得很，“叮叮当当”的打铁声在村子上空久久不息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年轻人涌向了城市，撇下锄头、镰刀，去远方谋生，村子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。三叔铁匠铺“叮叮当当”的交响乐逐渐变得稀疏，最后静寂无声，被时光遗忘了。

不打铁的铁匠，落寞了很久一段时间。我时常看到他坐在废弃的铁匠铺里独自发呆。闲着的时候，三叔会骑着三轮车四处转转，见着路上遗弃的烂铜废铁便捡回去，堆在角落里。他想着啥时候开炉还用得着，却是再也没有那样的机会了。后来三叔改行了，做起出租铁棚子的生意，谁家办红白事，他就开着三轮车拉着棚子送过去。

不打铁的铁匠，性子渐渐变得柔和起来，见到我们，他会聊上几句，脸上有了温和的笑容。只是说起过去的打铁生涯，三叔的神情会涌起几分落寞。问起那些打铁器具，三叔总说，都放着呢，哪舍得丢。

如今，三叔年过花甲，做的事早已和铁匠搭不上边，但村里人遇见了，还是会带着三分敬意，亲切地唤他“铁匠师傅”。而我和别人说起他时，也仍旧称他“铁匠叔叔”。

母爱的距离

□刘玉龙

诗人善用诗句寄托心中的母爱，在遥远的他乡丈量母爱的距离。古往今来，赞美母亲的诗句居多。白居易的《母别子》恰如其分地描绘出母子别离的场景：“母别子，子别母，白日无光哭声苦。”

当代诗人汪国真这样形容母爱的宽广：“我们的爱是溪流，母亲的爱是海洋。”冰心则把自己对母亲的爱折成了一只小船，期待进入母亲的梦境：“母亲，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儿，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。这是你至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，万水千山求它载着她的爱和悲哀归去。”

我无法用如此优美的词句描述我那位平凡的母亲，她如同全天下母亲一样时刻鞭策着儿女，期盼他们成长成才，所以幼时的母爱近乎苛刻，我也感恩母亲这样的严厉，以至于长大后她可以高枕无忧地对我进行“放养”。就连考上大学去报到，母亲都鼓励从未走出县城的我独自一人前往1500公里外的大学校园。

外面的世界确实很精彩，但我还是想缩短这1500公里的距离，尽可能离母亲近些、再近些。所以，毕业后找工作时，我签约了家乡的企业。

参加工作10余年，印象较为深刻的是母亲来看我的三次经历。

母亲第一次来看我，我们相

距400公里。母亲从老家坐了5个半小时的火车，又从火车站倒了小面包车，辗转多时。母亲到达我工作的矿区时，天已经黑了。在那样一个偏远小镇，母亲的到来让我心安了不少。当然，也免不了她的唠叨，她埋怨我报喜不报忧，尽拣宿舍漂亮整洁的图片发给她。那次母亲住了整整14天，两周时间里每天我都能品尝到久违的妈妈的味道。

母亲第二次来看我，我们相距350公里。我从矿区考到了市郊的学校，看着红绿相间的操场、宽敞明亮的餐厅，母亲的嘴角微微上扬。趁着周末，我带她到周边景区逛了逛，母亲两天后便急着返程：“看你挺好的，我就放心了！好好努力，什么时候也不要忘了学习。”临走依旧是不变的嘱托。

母亲第三次来看我，我们相距200公里。我离开学校考到了城区，回老家更方便了。新的工作内容，新的生活环境，一切都如春天般欣欣向荣。由于工作地点的变动，我和爱人买了城里的新房。我陪母亲到在建的楼盘转转，看到即将封顶的房子，母亲的眼角染满了笑意。

母爱的距离无法丈量，母爱的陪伴却不分时间地点。无论走到哪里，无论年岁几何，心中总会牵挂着那个叫做“母亲”的人。我谨记这份朴实的叮咛，努力缩短着与母亲之间爱的距离。

·广告·

房山区城市管理委、区城管执法局

联动开展管道保护检查工作

为加强油气输送管道保护管理和安全生产工作，近日，房山区城市管理委、区城管执法局组成检查组，来到国家管网集团北京管道公司开展管道保护工作检查。

现场，检查组详细了解了油气运输管道的巡护、检测、维修情况，进一步核对了企业巡护制度及日常巡护记录、管道企业报送备案情况，查看了企业对重点区段检测数据、视频等日常工作情况。要求管道企业按照自查表相关项目，进一步完善组织领导、管道巡查、应急处置等工作制度，进一步将主体责任细化明确到位，确保管道日常保护工作职责落实到位。

随后，检查组与管道企业一同来到窦店镇金鑫苑小区，开展了主题为“管道保护，人人有责”普法宣传活动。活动现场，宣传人员通过摆放展板、发放宣传手册和宣传品等形式，图文并茂地向金鑫苑社区居民宣传了《石油天然气保护法》《土地保护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社区居民宣传管道保护基本常识，并对天然气安全使用须知

和注意事项进行了提示，呼吁社区居民提升对保护石油天然气管道重要性的认识，引导社区居民自觉加入到管道保护行列中来，发现破坏管道违法行为要立即举报制止，共同保护天然气管道安全运行。

宣传活动结束后，执法人员又跟随管道企业对附近管道沿线进行了实地检查，要求管道企业进一步做好管道日常巡查巡护工作，严格按照规范设置管道设施沿线安全警示标志，对字迹模糊材料老化的警示牌进行更换，提高安全生产意识，确保油气输送管道运输生产安全。

下一步，房山区城市管理委、区城管执法局将结合相关工作职责，进一步督促管道企业积极主动作为，对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不到位、消除隐患不及时等各类违法行为加大处罚力度。同时，开展安全隐患拉网式排查，发挥政企联动、综合治理工作机制作用，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，特别是做好油气输送管道等重点领域的消隐工作，确保涉及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各项工作落实到位。

(李安琦)

一蓑烟雨任平生

——读林语堂《苏东坡传》

□张西武



一心为民，却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，不断在升迁、贬谪中颠簸。然而，他的人品道德和诗文书画上的卓绝成就，令苏东坡名传千古，为世人所喜爱。林语堂先生赞叹：“他一直卷在政治的漩涡之中，但是他却光风霁月。他不恃不求，随时随地吟诗作赋，批评褒贬，坦然表达心之所感。”

如果你的生活一地鸡毛，如果你的人生陷入低谷……不妨读一读林语堂先生的《苏东坡传》，“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这种乐观和豁达足以抵挡千万种人生磨难，这正是苏轼的人格魅力所在。他的进取、正直、仁慈与旷达，让他的诗文总能给人带来快乐的力量，令人为之振奋，这是苏轼的为文之乐，也是中国文学的幸福。

让我们打开这本被誉为20世纪四大传记之一的《苏东坡传》，跟随林语堂的文字一起走近苏东坡这位旷古奇才，去感受他留给我们心灵的喜悦和思想的快乐，感受那永不凋零的人格精神和浩然正气。从此，不再惧怕任何挫折与苦难，一身蓑衣任凭风吹雨打，管它凄风苦雨还是艳阳晴空，我们都一样从容面对。

千古名篇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和前后《赤壁赋》，也是在黄州食不果腹的时候，他乐观面对苦难，发明了60多种美食，乃至后世即使不识字的孺童都能从东坡肉、东坡豆腐等美食中认识苏东坡这位美食家。所以，林语堂先生说：“一提到苏东坡，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。”在惠州，他修建桥梁，指导农事。在儋州，他办学堂、兴学风、推中医，虽身处贬谪之地，有职无权，却心忧天下，心系百姓，耕田写诗，兴修水利、赈济灾民、为民请命……每到一地，苏轼总能造福一方。

苏轼为官清廉，坚持正义，

如果给中国每个历史时期选一位顶级的文人代表，苏轼绝对名列前茅。苏轼，号东坡居士，世称苏东坡。他才华横溢，诗、文、词、书、画俱已登峰造极，几乎都代表了宋朝乃至整个中国文坛的最高水平。写诗，他与黄庭坚并称苏黄；写词，他和辛弃疾并称苏辛；散文方面，他位列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和欧阳修并称欧苏；书画方面，他和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“宋四家”。

这样一位文学全才巨匠，理应平步青云，仕途顺畅，然而，苏轼的一生却坎坷重重，仕途经历了三起三落。他因诗文而闻名天下，也因诗文而招致祸端。他嫉恶如仇，大胆直言，屡屡遭到诬陷迫害。曾因“乌台诗案”被捕入狱，自此一生颠沛流离，直至晚年被贬儋州，在大赦返回中原的途中病故。

“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系之舟。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”这是苏轼去世前两个月留下的最后一首诗作。他认为自己艺术上的成就和毕生的功业，出自被贬最艰难困苦的三个地方。生活越艰辛，困顿的苏轼所到达的文学境界反而变得越豁达、超脱。在黄州，苏轼写下了

书海掠影

